

狂狷俠士王崇五(下)

● 劉仲康

重振壯志深入敵後

民國二十二年，崇五進入日本政法大学。其夫人朱岫容女士仍在濟南師範附小任教。長子裕任甫滿八歲，感染傷寒，住進省立醫院。朱女士念此子命運坎坷，襁褓中迭遭大故，如今病情嚴重，不能不告知其父。崇五得訊，趕返濟南探看妻兒，伴宿病房。一則抵憤情深，二則避免人知。

某日凌晨，院長尹志伊——莘農（尹景伊長兄）匆忙來告：昨日下午省黨部主委張葦村在「進德會」門前被人狙殺，兇手在逃，軍警正在大舉搜索。崇五聞訊極為驚愕。急購早報查閱，載有案情發生實況。並言軍警已掌握幕後主使人……。渠與張葦村勢同水火，知者甚衆。自日本歸來未過一週，巧遇此案，極易落入嫌疑。如是立刻趕往青島拜晤兄嫂搭船赴日。當時又被長兄痛罵一頓。蓋亦懷疑乃弟仍「不安份」也。

社會紛傳王崇五乃刺張案之主使人。此種事無法辯駁。來臺灣之後，牟希禹告訴筆者，是因中央工作人員諷小岑被韓復榘捕殺，張葦村有助成之嫌，故殺張爲誦報仇，也是整飭紀律的手段

。執行者蘇成德，留俄研習「格別烏」。回國後被某機構網羅而脫離共黨。蘇某於抗戰期間，又投汪偽政府，擔任「政治警察署長」，對其原屬機關工作人員打擊不遺餘力。且與李士羣之「特工總指揮部」分庭抗禮。我以牟希禹所言求證於崇五。他說：「完全正確，仍有疏略而已」。可惜疏略的是什麼，我始終未得到答案。

七七抗戰是中華民族自甲午戰爭以來期待已久的歷史總清算。少數人的是非恩怨均溶於時代潮流之中。崇五自日本棄學返國，逕往南京晉見丁惟汾先生。斯時中共發表四項聲明，表示輸誠。中央有成立「陝北特別行政區」計畫，預定以丁惟汾先生任特區行政長官。丁先生屬意王崇五擔任秘書長。此案受中共阻撓而擱置。崇五才氣橫溢，不是安於筆硯，爲稻粱謀的人。他去漢口路遇留俄同學梁幹喬，邀其共同工作。梁先生負責軍統局華北地區整體工作策畫指導。銜戴雨農先生之命，招收流亡學生設班訓練，以應抗戰需要。推薦崇五與戴先生晤談，馬上決定派其隨梁幹喬到鄭州招生。指示他們說：鄭州地處隴海、平漢兩鐵路樞紐，本、津淪陷，爲華北青年流亡南

下必經之地。吾人應盡量吸收其加入革命陣營，勿使流向陝北。崇五深爲戴笠先生的眼光氣魄所折服，毫不猶豫的隨梁先生前往鄭州；借中正中學校院貼出通告開始招生。筆者就是進入此訓練機構之一員。回想二十六年秋，從家鄉到漢口，原想投考空軍官校，因時機已過，未能如願。其時「抗大」正大作宣傳，既「抗日」又「大學」，是何等誘惑人的名稱。原想經鄭州西去西安，巧遇李會遜同學相約往中正中學報名。崇五和我倆作簡單談話，即介紹填表入班編隊。華北流亡學生經其介紹入班者不下四百人。以魯、豫兩省籍者最多。王崇五之名在山東許多學校有相當號召力故也。

在鄭州招收學生約一千五百人。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間，經漢口、長沙到了臨澧。沿途甄別志趣不合、條件不合陸續他去者約五百人。這是軍統局第一次大規模的訓練機構——臨澧訓練班。正名是「軍事委員會特別訓練班」。因與「星子特訓班」名稱雷同，又改爲：「特種警察訓練班」。崇五任政治教官兼中隊指導員。武漢撤退之前，他又奉命秘密返回青島佈置敵後工作去了。

品格操守能經考驗

王祥五以鐵道部專員閑職留居青島。在乃弟示意之下，先在偽警察署，繼在膠濟鐵路局任「處長」，掩護乃弟於極短時間內舉凡電臺架設、人員佈置均具基礎。其職稱為「軍統局直屬通訊員」，直接對局本部負責。軍統局另一秘密單位——青島站。站長傅勝藍借其「工作太太」丁履貞到達青島。人地生疏，工作如何開展；在在須要助力。丁履貞是山東日照人，未入臨澧訓練班前，在青島讀書。其入特警班亦經崇五介紹者。上級派其與傅勝藍偽裝夫婦，便於掩護。丁與崇五有遠親，呼之為四叔。王與傅是留俄同學。基於這些關係，與傅勝藍發生橫向關聯，助其展開工作，雖然違犯規定，却情通理順。稍後，軍令部第二廠派遣軍事情報組到青島。組長王志超（軍校四期，已故）奉命當電臺未架設完成之前，由青島站代轉電報。因而三位領導人便互相交往。

（下）五崇王士俠猖狂

二十八年雙十節甫過，軍統局偵悉汪精衛、梁鴻志、王克敏三傀儡首領將在青島會晤，商討合流，乃派出行動組由組長趙剛義率領前往青島策畫狙擊，筆者亦是組中成員之一。趙由香港經上海領取經費。其餘人員自選路線到青島站報到。傅勝藍指定筆者於趙組長未到之前，先行展開環境偵察，擬訂計畫，提出器材需求，俟趙到達之後考量決定。同年十一月十五日，趙剛義突自上海引導敵偽特務掩至青島，脅迫傅勝藍交出組織一同附送。由傅指引逮捕了王志超及軍事情報組

工作人員。（王被「華北派遣軍司令部」判處無期徒刑，勝利後派任青島警察局副局長，旋升局長，當選行憲國大代表，在臺灣病故。）崇五得到丁履貞通風報信，穿著睡衣拖鞋離開住所，化裝鐵路煤炭工人搭乘煤車到膠縣、經諸城，到達沂蒙山區山東省政府所在地——圍裏。借用電臺向重慶報告。筆者於案發之翌晨發現情況，也及時混出青島到了游擊區。此案內情曲折，大要是傅勝藍與汪偽政府政治警察署長蘇成德同為留俄研究「格別烏」者。當敵勢猖獗，汪偽「和平運動」甚囂塵上之時；對抗戰前途信心動搖。透過蘇成德向汪記討價還價尚未成交。趙剛義路過上海，被李士羣之爪牙認出加以逮捕，被迫交出所知青島站之接頭處又率人掩護。傅某既已存心附逆，故半推半就交出青島所有秘密單位，又出賣了王志超的軍事情報組。在案發之前約一個月，王崇五在傅之住處發現傅自書詳細自傳，意識到傅某已經動搖。蓋在敵區負責秘密工作，無任何理由需用自傳也。但電臺掌握於傅某手中，無法立刻向上級報告。須在不引起傅某警覺之情況下，離開青島，方可反應。詎料未及採取行動，敵騎已至，全軍盡墨。

朱岫容女士於民國二十四年亦到青島在江蘇路小學任教。崇五脫險之後，其夫人及長兄祥五均被日本憲兵隊捕去，逼問王崇五去向。崇五自諸城縣百尺河寄其夫人書信乙封，言已去沂蒙山區，對妻子兄嫂無端受累，至感歉疚。預料此信必被檢扣，却可藉以表明家屬無辜，減輕荼毒。憲兵隊檢獲此信，隊長加藤清一對朱女士大加懷

柔，嚴禁部下刑訊。要朱女士設法促丈夫回來參加「和運」，好處很大。斯時有一小插曲，頗令人發噱。當日人搜查崇五住所，對書刊文件特別注意。查出標題「甲古戰場」文稿一束，認為極端重要。作者李華，亦被認定是秘密工作人員之化名。強令翻譯譯成日文，並追問「李華」住處。可憐的翻譯，面對這篇抄錄的「甲古戰場文」愁眉苦臉看不懂「古戰場」的秘密。正受憲兵緊逼之時，加藤清一看過之後，也不禁大笑。

朱女士被管押期間，確受優待。與王祥五先後釋放回家，限制離境。三十二年秋始到阜陽與丈夫團聚。談起加藤清一對其優待頗具誠意。崇五追想此人大概是法政大學教授。

崇五借魯蘇戰區總司令部的電臺，向上級報告所知案情。又借款一筆回到山東日照，分發包括筆者在內的脫險同志。嗣按上級指定路線和聯絡代名自滬至香港。住宿指定之旅館，僅剩港幣兩元。而駐港工作人員及時接濟回到重慶。數月憂煩勞頓，營養不良，竟患咯血。戴笠先生慰勉有加。疾病小癒，派去貴州息烽訓練班擔任教官。到了息烽立刻晉見班副主任胡靖安將軍。胡將軍出身黃埔，任蔣委員長侍從官有年。故對服裝儀容非常講究。見王教官身穿滿佈征塵之藍布長衫，頗感不快。以帶有訓斥的語氣說：「值此全面抗戰時期，有些知識份子自命清高，不知振作，長袍馬褂，一付頹廢神氣，何以作青年表率，奮發圖強……。」崇五一聞此言，駭的起立，注視着這位主管：「胡先生，我這身藍布大褂是國產土布製成。從淪陷區穿到後方，正足以代表抗戰精

神。像你穿的「馬褲呢」毛質軍服，十足的外國貨。全國軍民不知道有幾個人能有你這樣穿戴？戰時生活講的是刻苦儉樸，究竟是我合於抗戰精神，還是你合於抗戰精神？對不起，我病未全癒，不適於此間工作，馬上回重慶，聽候處分」。

胡靖安將軍是軍統局有名的火爆脾氣三人之一（另兩位是周偉龍、劉培初），因軍校期別高，戴先生也讓他三分。竟被這位王教官當面搶白的無辭以對，恐怕是畢生未遇的怪事。電報局本部指斥王教官桀驁不馴，目無長官，擅自離去，應予嚴懲，以肅紀律。

崇五回渝，寫報告說明咯血未癒，不適任訓練職務。對與胡副主任話不投機之事隻字未提。戴先生對此報告既未批示，也未交查，更未約見。過了些時，忽在紀念週上提及王崇五同志參加團體工作不久，即介紹數百青年進本局訓練班受訓，已有不少學生為革命工作冒險犧牲。又介紹大學教授參加工作，對本局貢獻甚大……這番講話無異是否定了胡副主任的要求，也答覆了崇五的報告。王崇五常說：「戴先生以國士遇我，當以國士報之。」

掌貴州縣篆挽頹風

民國二十九年冬，戴笠先生約見王崇五，告以軍統局在貴州修文、息烽兩縣負有特殊任務，已商請吳主席鼎昌同意該兩縣縣長由軍統局推薦。決定派崇五和徐明儀同志分別擔任，可立即去貴州晉見吳主席聽候委派。此一公職很快由貴州省政府發表。崇五僅偕主任秘書毛祖讓一人到修

文縣視事。開了新官到任不更動人事的新紀錄。

孟子有言：「為政不難，不得罪於巨室」。這位王崇五却專「得罪巨室」。完全是北伐前後「打倒貪官污吏，剷除土豪劣紳」的精神延續。戰時地方政府兩大要政：一是徵兵，二是徵糧。地方仕紳對此兩事無不擁有特權。關於前者，佃戶子弟有代替地主頂名當兵之「義務」。如敢不從，有被退租之危險。關於後者，地主應繳糧額概由佃戶分攤，地租却很少減讓。再加紀律不良的部隊，擅自攤派，賣放壯丁，吃空自肥，一切惡行均在「軍事第一」之盾牌下為所欲為，無人敢攔。王崇五決心糾正這些惡行。徵糧以地契為根據。地租不能超過二五減租數額。換言之，佃戶向地主繳納地租之處，即不再分攤公糧。徵兵則編列役齡壯丁名冊，公開抽籤，嚴防冒名頂替。送交兵役機關途中逃亡由縣政府追索戶主。入營脫逃，概不補充。賣放吃空之弊端為之稍煞。上項舉措雖仍不能做到弊絕風清，但已贏得民衆普遍頌揚。

適有駐在黃平縣的劉伯龍部派一排長帶兵一班到修文縣接兵。劉伯龍是貴州有名的土著軍頭，部隊紀律之壞無以復加。這個排長居然大砍老百姓的竹材，王崇五得報親率保安隊將其逮捕繳械。士兵遣回，排長扣押。槍械交其營長具結點收。以戰時縣長兼軍法官的身份，敢於施出此種斷然手段，震懾了地方豪紳，也震驚了省府首長。認為此種「不顧大局」作法，足可釀成大禍。飭王崇五速將所扣排長送回原部隊，息事寧人。王崇五遵令派保安隊長熊仲清將該排長解還劉部。熊

仲清出身憲兵，當時仍兼任陽明洞警衛組長。深知劉部軍紀敗壞，動輒私刑殺人。將該排長送到劉部營門，迅即離去。憑其憲兵服務證進入憲兵隊以策安全。果見劉部派出部隊，由釋回之排長引導到處搜索不獲。恨聲說：「這鬼兒子難道上了天。」熊隊長貪夜時分，始着憲兵制服，離開黃平，回縣復命。

王崇五強硬作風，升斗小民無不頌手稱慶。鄉民有手提鷄鴨菜蔬到縣政府感謝縣長「愛民如子」。就貴州而言，蔬菜是農民的重要收入，用之送禮確是真感情的表現。俗語說：「清官不打送禮的」。然而王崇五却把送禮的責打二十手心，以戒其「公然行賄」。「禮品」則責令慰勞傷患。這些頗富戲劇性的作為，傳播最快。平民喜歡替他們作主的「父母官」，不是專貼佈告令他們看不懂的「大老爺」。

仕紳們為了軟化這位「不按牌理出牌」的縣長，抖出三宗「法寶」——請客、送禮、女人。貴州氣候潮濕，民性懶惰，吸食鴉片的生活習慣，不到中午不起床，不到午夜不就寢。政府嚴刑禁烟，吸者稍煞。但生活習慣並無多少改變。請客午餐，夕陽西下客人始珊珊而來乃是常態。王崇五接到請帖，照約定時間到場。主人往往肝膽未醒。聽說主客已到，慌得倒屣出迎。主客却已離去。有時勉強入坐，也是舉杯如儀即行離席。至於送禮，鄉民被打手心之事風聲遠播，誰也不願自取其辱。最後一招就是女人了。他們諷喻王縣長生活單調，以致火氣太大，應該有人侍枕席調濟身心。詎知王崇五以辦公室為家，自縫自澣

，且命令收發主任范寶田嚴密關防。由是三宗「法寶」件件失靈。乘此夾紵一件道德試金石而「不近人情」的趣事。其夫人朱女士告訴筆者：崇五對之自許為京劇「御碑亭」裏的雙料柳相公。當去蘇俄途中，為掩人耳目，與某女「同志」偽稱夫婦，歷時三週。此女對之色授魂予，乃至製造機會投懷送抱，渠始終嚴守最後關頭，不越「雷池一步」。 「御碑亭」戲裏的「柳相公」、「王夫人」同在亭中避雨一夜。兩不交談，算不了什麼。所以自詡為「雙料柳相公」。崇五常說不能勘破財色大關，就不配做革命黨。這位女「同志」在老友面前時常稱道王崇五是真君子。讚美朱女士嫁得一位心如鐵石的好丈夫。似此「頑固」的人，自然「不配」做共產黨呢！

仕紳們三宗「法寶」既告失靈，只有列舉縣長「劣跡」打動上峯之一途。但所舉「劣跡」不能構成「調職察看」、「撤職查辦」之條件。直至他另有任務奉命他調，地方仕紳才算去掉「心腹大患」。當地人都認為王縣長有軍統局的背景，所以無人敢惹。容知軍統局從不公然支持出任公職之同志，避免落人口實。反之，對違紀犯法的公職同志處分特別嚴厲，例證不鮮。王縣長品格操守經得起考驗，與背景毫無關聯。

筆者曾批評崇五，民主時代的官員，作風豈可不中繩墨？並舉劉培初任河北省某區行政督察專員失敗為例。他說：「我在國內外兩度接受法政教育。五年官司纏身。三天兩次面對法庭，體驗太多官場真象。豈不知從政之道要在依據法令，順應輿情；也就是循吏奉為圭臬的『政通人和』。

」。容知民智閉塞，強梁橫行之區，輿情就是有權勢之人的私見；法令就是欺蒙鄉民的密網。革命本來就是打不平。為了多數人的利益，摧折少數人的特權，才能使政治進步。蔣經國先生常說：『寧使一家哭，不使一路哭』。新贛南的口碑就是這樣樹立的」。

王崇五在修文縣長任內，成了蟄居陽明洞之張漢卿先生的摯友。張對明史用功頗勤，與王縣長切磋歷史學問，互相期許。崇五交卸縣篆，奉召回渝，曾向「神州國光出版社」購買整套南明野史贈予張漢卿以紀念友情。

再入陷區敵後反攻

三十一年冬，戴笠先生派崇五以軍事委員會軍事特派員的名義成立「山東聯絡站」，以蒐集華北敵情，氣象情報，供給盟軍空軍活動資料，聯絡地方武力，策應敵後登陸為主要任務。筆者派充「聯絡站」書記。另有電訊、爆破、游擊、情報各種專長同志十數人，攜帶各種器材由軍統局派車送到西安，再沿隴海鐵路南側，穿越平漢鐵路東行至安徽阜陽，隨山東挺進軍總司令李仙洲所屬九十二軍入魯。從重慶出發前，關係崇五生死榮辱的兩位鄉長——丁基實、牟希禹為我們推薦，頗有易水送別之概。丁基實即當年山東共黨孵育者丁君羊。他是丁惟汾先生的胞姪，繼鄧恩銘之後，領導山東「支部」。當山東大破共黨組織之前，丁已改派東北——滿洲區。劉少奇任書記。丁與饒漱石分掌青年與組織。民國十九年三人均被東北當局逮捕下獄。王崇五之長兄祥五，為

回報丁惟汾先生生活其幼弟之恩情，自備鉅款，親往瀋陽營救丁君羊。其時張少帥入關未返，政務由戚式毅代行。詢知丁君羊之家世歷史，不但輕易獲釋；劉、饒兩人亦連帶恢復自由。當時可能辦了自首手續。這從毛澤東所加劉少奇之罪狀可知。饒去蘇俄，劉去江西，丁與王祥五同返青島。自此易名丁基實，擺脫舊日歷史關係，去德國留學。中德斷交後，返國出任貴陽市建設局局長。日本投降，改任山東省建設廳長。牟希禹即得悉崇五判死刑之訊竭力奔走營救者。斯時甫自山東省黨部書記長改任農林部專門委員。在重慶「大三元」進餐，筆者敬陪末座，細聆三人所談瘋狂往事，使我增加不少日記素材，煞是有趣。

三十七年九月，共軍攻陷濟南，丁廳長微服行抵益都。各地共幹奉「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」之命，張貼照片尋找丁基實，致被識破真面目，禮送濟南。共軍渡江，丁基實已任京滬鐵路局顧問，居住上海。其夫人于培貞女士先住青島，把孩子託付叔公携來臺灣，已則追隨丈夫而去。高、饒事件，丁被牽連。劉少奇被定罪為工賊，向國民黨自首投降，又要丁君羊作證。「十年浩劫」時期，又遭折磨。是以丁氏夫婦數十年來仍度着「相驚怕有」不安生活。最近消息，于培貞女士坎坷以終，丁君羊獲「平反」，仍居上海。洪流巨浪，個人固難撐挽，道路如何選擇，仍可自作主宰的。

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十三日，「山東聯絡站」一行人員從重慶出發，到達西安。筆者陪同崇五拜望梁幹喬先生。此公除兩耳重聽之外，意氣風

發不減當年。暢談其「整體戰」抗日反共策略，令人有「此等人物何其太少」之感。又拜訪緝私署西安緝私處長喬家才、副處長許先登。（許在王崇五稍前被捕，隸屬CY系統，反省滿期，參加軍統。）相將東行過了咸陽，飢民踴躍西行者，絡繹於途。進入河南境，待斃路邊者觸目驚心，淒慘之狀，令人酸鼻。蓋因河南一年不雨，兵連禍結，飛蝗蔽日，哀鴻遍野，累積而成空前災荒。崇五雙眉深鎖很少言語。每當「打尖」歇脚之時，囑筆者買幾斤粗麵，倒入殘羹廢飯，藉店家大鍋加水煮沸，分潤圍攏乞討的飢民。這種但求心安的賑濟方式，却就誤了數天行程。因為飢民圍集，令人無法脫身之故。過了周家口，已是安徽地界，才慢慢脫出重圍。崇五慨歎的說：「民衆寧可啃草根樹皮，也不捨旅客行人，中國人倫理道德之深厚於此可見。若在外國，老早暴動搶糧了。」

同年七月間，隨九十二軍先頭部隊李傳宗團經渦陽向魯境挺進。過河待渡之時，恰逢魯蘇戰區總司令于學忠率其疲憊不堪之五一、五七兩個軍撤到阜陽整訓。沿途檢得中共散發的傳單，「歡送五十一軍五十七軍的弟兄們回到阜陽整訓重上戰場」。「歡迎九十二軍的弟兄們來山東和我們併肩作戰」、「從渦陽到魯西都有抗日羣衆等着歡迎你們」，用這種手段通知敵僞在何處截擊國軍，真是陰毒之極。

豫中、鄂北大戰次第展開。九十二軍奉令回師參加中原會戰。山東聯絡站暫回阜陽改採秘密途徑進入敵後。先以青島、濟南兩城市為重點，

派遣人員成立情報組。筆者奉派去諸城、高密，數經週折，引介一位與河南僞「和平建國軍」首領張嵐峯有葭萼親的臺永青同志，覓得張嵐峯的護照和信函，把特工電臺偽裝成「禮品箱」運往濟南、青島。張嵐峯之妻及姨妹均畢業於北京女師大，是馮玉祥夫人李德全的甥女。汪精衛為拉攏馮玉祥，故由陳璧君認張家姊妹為義女，俾與李德全搭線。兩人到南京汪公館出入無禁。戴笠先生在界首接見臺永青同志，對此工作路線甚表重視。正所謂「彼能往我亦能往」也。

在阜陽停留期間，僞「和平建國軍司令」吳化文之「密使」張象東前來接洽。張乃「改組派」失意份子，專事翻雲覆雨者。崇五深悉其來歷，但「用間」本是政治藝術，如戴笠先生之雄才大略方可「游刃有餘」。特為張某專函介紹，持赴重慶面見戴笠先生請命。吳化文於日軍敗象畢露之時，掩護我方敵後行動，日軍投降後，維持秩序，保護交通，使受降部隊順利通行。改編國軍八十一師，與共軍初期作戰，頗有戰績。固與張象東「搭線」有關。後於濟南戰役「開門揖盜」亦與張象東有關。其時戴笠先生殉職，軍統局聲望遠非昔比。所謂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」。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，濟南組負責同志被一小漢奸認出身份，向日方告密被捕，備受酷刑，牽連青島部份工作同志。筆者和同志數人遭青島日本憲兵隊掩捕，僥倖走脫，青、濟兩地秘密工作幾陷停頓，而山東聯絡站並未達成預期任務。

兩頭馬車四位市長

民國三十四年七月，在阜陽之山東省政府主席牟中珩任王崇五為濟南市市長。戴笠先生表示同意。此項任命經奉行行政院核准，並刻發關防使用。繼而何思源接長省主席，路經阜陽，面告王崇五，決尊重牟主席人事任命。詎料甫及兩月，日軍投降，何思源為酬庸游擊部隊護送之功，未將王崇五報請免職，又委派張金銘為濟南市市長。然當日軍未正式受降之前，不能執行職務。

按照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之命令，各地日軍須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之授降官投降。未受降之前，仍負維持治安、秩序之責。因此何思源主席雖進入濟南，祇能作接收準備，不能行使職權。故其委派之張金銘市長仍在待命接收狀態。王崇五乃經行政院核准有案，既未免職，亦未交代，法理上自是市長無疑。

共黨「市長」亦在城南「龍洞」一帶出沒，「命令」僞市長向其「移交」。而僞市長握有市印仍為實質上的市長。當年許多「趣事」都因勝利來得突然，令人措手不及有以致之。是以同時有四個「市長」並存之奇事。

王市長甫抵濟南之初，忽有一貌似日本人者投刺請見。官銜是「支那北方派遣軍司令部宣撫班副班長」王道。「宣撫班」相當於美軍之戰地政務機構，或類同我軍之政治部。筆者對此獠印象甚深，因其擔任偽河南省警務廳長時，對軍統局工作摧殘甚厲。三十年中秋節，隨日軍攻陷鄭州，用「王道大川」之名「佈告安民」。現又為了投機，把日式尾巴割掉，保留類似中國人名「王道」了。王市長命筆者代為接見。此獠大賣「

野人頭」，當面兜售「五子登科」麻醉劑。我建議把他扣留。王市長說：據他所知此人不僅是敵人特務，也參加過英領導的廣州暴動，失敗後逃往日本，參加黑社會組織，作侵華日軍爪牙。究竟是何種背景，無法判定。等待肅奸工作開始，決不能讓他冤脫。現在扣留不能算名正言順。於是將他轟了出去。此人真個臉厚。次日又派其河南墜子坤伶姨太太找上門來，說願將她們的住宅讓於市長居住。又吃了閉門羹。王道從此失蹤。後來還是他姨太太告密，知他難於遣送日僑的行列中在青島登船前被清查出來，送交特種刑庭以通敵叛國罪判刑十年，發交青島李村監獄執行。三十八年四月間，中共潛伏青島保衛幹部（保衛部特務系統）聶英、李中、李五泰等被捕，交出組織關係。始知王道負責監獄鬥爭。且已說服典獄長以保外就醫為名藏匿無踪。

濟南日軍正式向李延年副長官投降。各級政府接管偽組織。王市長改任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威海衛市長。此一「兩頭馬車」戲劇始告落幕。

號稱新荆關棘能手

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，戴笠先生從天津到濟南，與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共商華北軍事情勢。以濟南地處冀、魯、豫、蘇之中心，關係重要，應有反共鬥爭經驗之人佐理行政。王耀武深聽斯言。同年十月，王耀武兼任省主席，即調王崇五接任濟南市長。距戴笠先生殉職已逾半年。王耀武主席似守「掛劍」之信。

共軍勢力日漸逼近濟南。市政措施以安定社會，撫輯難民，安置流亡學生，穩定金融市場，健全基層組織，徵兵徵工修建道路，支援軍事為施政重點。曾動員一百三十萬人員，完成環城壘壕工事。此項軍工計畫未定案之前，王市長竭力反對。他認為：濟南三面環山，北臨小清河、黃河，形成盆地。調節七十二泉湧出之地下水的大明湖即在城裏。如在週圍掘壕，閉門塞竇，一遇霖雨，人盡魚鱉，何能禦敵！主張固守週圍山地，掩蔽城關，保護機場，遮斷黃河鐵橋為防禦上策。軍事首長決定城防工事仍予執行，以作外圍防禦之核心陣地。可惜此一大耗民力之艱鉅工程，竟因吳化文部陣前投敵，未發生絲毫作用，反而阻斷守軍退路，除戰死者，盡成俘虜。時在三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。

濟南自光復至棄守，難民天天湧進。工廠因燃料原料斷絕，多呈半停工狀態。設立兩所臨時中學，亦不能容納太多的流亡學生。又值幣值狂跌，生活不安，人心浮動，本是共黨城市運動大好條件。然而從未發生像其他城市「反飢餓、反迫害、反徵兵、反徵糧」四反運動。僅有一次小規模的三輪車伏醞釀鬧事，未出半天，完全化解。共軍攻城激烈之時，城內亦寧靜異常。為此曾引起最高當局之注意，命令查報。主要因素是負責治安的幾位權威人物之通力合作有以致之。王市長的歷史已如上述。省府調查室主任許先登，曾是CY轉化。綏區第二處處長楊柳青，曾是江西蘇維埃時期之旅長。警察局長劉欽禮，曾是副長官部調查室主任。津浦膠濟兩路警務處長賀元

，曾留俄研習「格別烏」。他們各本經驗結合起來，任何想攪城市工作的共黨頭頭也得掂掂份量。

王崇五演講不以辭藻、邏輯見長，而以語氣堅定，熱情洋溢，強烈的是非感，引起共鳴。他在市參議會報告市政，引用國父「權能區分」理論：「諸位先生依法問政，但不能越法干政」，講至精闢處，行人多竚足而聽。記得三十六年十一月舉行立委國代選舉。濟南清幫首領之一的白俊生競選國代。與國民黨提名的王子壯競爭。揚言他如落選，將發動羣衆「罷選」。投票結束之日，市府接到黑函，繪一開鐘、七首圖案，意圖恐嚇。王市長囑警察局長劉欽禮警告白俊生，明天開票，如有任何騷擾事件，惟你（白）是問。必要時將你（白）送往原籍（共區）試驗「民主」。翌日開票時，各報記者四十餘人湧進開票場，包圍主辦選舉之社會局李局長滌生（來臺任中興大學教授，及齡退休）七言八語，指說「做票」，秩序相當混亂。王市長陪同高檢處檢察官進入開票場。對記者羣說：「諸位請坐到記者席，先聽我說明。如有疑問，再請提出。」記者們紛紛入座。他接着說：「選舉是否舞弊，今天監選檢察官到場，查驗票匣。如有舞弊，我立刻隨他進法院。」（這時監選員已開始查驗票匣）他又繼續說：「舞弊也是人性的一面。就看是不是有證據。他指着記者何冰如說：譬如你何先生，當選惠民縣國大代表，得票六百多張。你的家鄉陪共，既不敢回鄉競選，縣民逃來濟南者不過百人，那你六百張票從那裏來的？」弄得何冰如只有苦

笑，也引起一陣哄笑。這時檢察官驗屍已畢。王市長問：「是不是合法？」檢察官點頭說：「合法。」王市長命令工作人員：「啓封。」霎時票匣封條全部撕去。記者們原以為市長報告尚有下文。至此方知「中了緩兵之計」。有的氣得跺腳，有的大叫「從來沒見過這樣蠻不講理的市長。」不等開票結果，紛然離去。次日除山東新報、正報而外，無不尖苛抨擊。但誰也指不出選舉弊病何在。

王崇五的言行很多不合時宜，但却切中時弊。講話辭鋒銳利，在紛擾的羣象中最能誘導羣衆情緒。這是昔年作學生運動、工人運動鍛練出來的本領。

濟南軍事情況日趨緊張之際，部隊需求已超過市民負擔極限。王市長爲此向省主席提出強烈的陳述。他說：爭取勝利，首要珍惜民力，激勵士氣，更要穩定民心。支援軍事，絕非縱容軍人。例如部隊向市府索取「馬乾」（即草料），我們的部隊一匹馬都沒有，何需「馬乾」。構工材料，今天徵走，明天售賣，所謂「加強工事」豈非欺人。主席弄得無辭以對。於是王市長要求主席選派一位得心應手的市長接替其職務。王耀武實已不願忍受這位「拗相公」的作風，准他辭職，委張戟門主濟南市政。

無懼共黨歸隊威脅

王崇五辭卸市長，携眷去青島；稍後曾任秦德純省主席任內的省府委員。政局連遭，無所作為。南京撤退之前，陪侍丁惟汾先生來到臺灣。

生活艱困，幾陷斷炊。幼子立冰，甫滿兩歲，摔傷膀臂，無錢醫治，任其自癒。高雄市長劉翔（鳳軒），曾任王耀武主魯時之民政廳長。以昔日同僚之誼，聘爲市府顧問，始渡過絕糧之厄。王崇五在青島有住房一棟，行前屋內陳設不變，悄然離去，其故爲何？他告訴筆者，共黨透過各種路線，招其「歸隊」。他的住所是否已被監視，無法知悉。他必須裝作「沒事人」一般，決定行止；一捨行囊，立刻起程，是以親戚故舊無人知道他已離去。甚至有人懷疑他準備「靠攏」。容知像他這樣歷史成份的人，非死即拼，無轉圜餘地。談至此，筆者十分慚愧。當時在青島我負責最後一段落的肅奸防諜任務。也對這位鄉長，老師、長官起了疑心呢！

三十九年八月起，故總統蔣經國先生邀其進入資料組，自訓練委員、組長，以至國家安全局研究委員、副主任。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九日病逝於國家安全局顧問職位，享壽七十三歲。今值逝世十年甫過，特彙輯四十年來日記中有關王崇五先生之零星紀錄，聯綴成文，就教於王崇五先生前摯友數人而後定稿，藉以紀念其特立獨行的風格，並作如下結論。

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」。這是說：才性各有短長。崇五先生是斬荆關棘的能手，却不是恪守繩墨的循吏。這從上述言行中可以概見。

他醉心於新文化，却恪守舊道德。前文敘述他自喻「雙料柳相公」是一例。筆者從敵後回去向他報告工作。他先向我道歉，說曾私閱我的日

記，又是一例。他給長官或長輩寫信，都是親手封緘，謙誠態度，大有帝制時代「拜摺」遺風；又是一例。他有買書、藏書癖。濟南危急之時，縉紳之家藏書論斤出售。他購入書籍堆滿三間地下室。中研院已故之歷史語文研究所所長萬里，曾爲之整理鑑定。離去時整齊排列原處。他說地下室堅固，可免於戰火摧殘，爲中國文化保留筋脈。青島住宅亦復如是。三十二年從重慶出發之前。我買一套陶希聖所著「中國政治思想史」，備途中閱讀。我進入淪陷區，此書就在他的手邊。民國六十三年，他忽然找出此書還我，令我非常驚異。一則我早已忘了，二則他所購存的善本書很多，却一函未帶。反將這四本土紙印製的書帶出物歸原主。仿之古人「一諾千金」猶有過之，又是一例。他的令堂丁太夫人彌留之際，想吃葡萄而不可得，因而終生不吃葡萄，又是一例。他大殮時的衣服，竟是他的姑母馬太夫人在其判決確定時爲之手製的「壽衣」，保存四十八年，著之送終；殊出乎想象。他的生活謹嚴，家教特重灑掃應對之節，長幼尊卑之序。除吸菸之外，無任何嗜好。注重整齊清潔，紙頭木屑亦必存放定所。別人感覺過份，他却我行我素，終生不懈。他常說：此生銘諸五內的三個人。一是從死亡邊沿挽回他生命的丁惟汾先生。一是披瀝於衆人之中，推心置腹的戴笠先生。一是用其所長，且使妻子免於凍餒的蔣經國先生。

最後以筆者晚王崇五先生的晚聯作爲總結奮鬥一生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不愛、不懼、不惑；羹藜數勿，望之嚴，卽之溫，亦俠，亦狷，亦狂。